

未央歌



WEI YANG GE FENG QUE

魅冬·作品

未央歌

未央，
我要你指天为誓，
终此一生绝对不会爱上他，
他日若有违誓言，
必永失所爱。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未央歌
WEI YANG GE FENG QUE
魅冬·作品
凤阙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未央歌·凤阙/魅冬著.-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11.12

ISBN 978-7-5112-1813-1

I.①未… II.①魅… III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44026号

未央歌·凤阙

著 者:魅冬

出版人:朱庆

责任编辑:温梦庄宁

责任校对:张翀

封面设计:八牛设计

责任印制:曹净

出版发行: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100062

电 话:010-67078247(咨询),67078945(发行),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010-67078227,67078255

网 址: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710×1000mm 1/16

字 数:480千字

印 张:20.5

版 次:2011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12-1813-1

定 价: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◆ 上卷：宫苑深深风乍起

第一章 新人笑	· · · · ·	〇〇二
第二章 故人归	· · · · ·	〇〇八
第三章 丧子痛	· · · · ·	〇一三
第四章 往日忆	· · · · ·	〇一九
玲珑：飞花自有奉情处		〇二三
第五章 祭魂惊	· · · · ·	〇二七
第六章 红颜殇	· · · · ·	〇四二
第七章 旧画作	· · · · ·	〇四八

第八章 春风散	· · · · ·	〇五三
第九章 风乍起	· · · · ·	〇六〇
第十章 朝天庆	· · · · ·	〇六七
第十一章 帝失道	· · · · ·	〇七一
第十二章 藏罗釜	· · · · ·	〇七六
第十三章 云暗涌	· · · · ·	〇八三
第十四章 红衣媚	· · · · ·	〇九〇
琉璃：阑干曲处人静		〇九八



◆ 中卷：梦里关山路不知

第十五章 争宠爱	· · · · ·	一〇四
第十六章 情难忘	· · · · ·	一一一
第十七章 爱不得	· · · · ·	一一九
第十八章 步步惊	· · · · ·	一二四
第十九章 步步错	· · · · ·	一二九
宛玉：当时明月在	· · · · ·	一三三
第二十章 连环局	· · · · ·	一三八
第二十一章 救玲珑	· · · · ·	一四五
第二十二章 割舍难	· · · · ·	一四九

第二十三章 茶花落	· · · · ·	一五四
第二十四章 命一线	· · · · ·	一六〇
第二十五章 烽烟乱	· · · · ·	一六五
第二十六章 宫闱起	· · · · ·	一七三
第二十七章 波澜起	· · · · ·	一七七
第二十八章 除后冠	· · · · ·	一八四
第二十九章 望仙殿	· · · · ·	一九〇
第三十章 往昔忆	· · · · ·	一九四
殷祖皓：阳关叠里高声		二〇〇

◆ 下卷：别来长忆西楼事

第三十一章 高皇城	· · · 二〇八
第三十二章 凤高巢	· · · 二一四
第三十三章 遇蓬蒿	· · · 二一八
第三十四章 阳城路	· · · 二二六
第三十五章 梦中人	· · · 二三〇
第三十六章 恨断肠	· · · 二三四
第三十七章 谋叛变	· · · 二四一
第三十八章 一场戏	· · · 二四六
第三十九章 情难舍	· · · 二五一
第四十章 终归来	· · · 二五六
第四十一章 无言对	· · · 二六三
第四十二章 离魂天	· · · 二六九

第四十三章 伊人泪	· · · 二七六
第四十四章 看成败	· · · 二八二
第四十五章 见岐王	· · · 二八九
第四十六章 战火因	· · · 二九三
第四十七章 论英雄	· · · 二九八
第四十八章 事境迁	· · · 三〇四
第四十九章 不堪言	· · · 三〇九
上官轩梧： 来世莫做独醒人	· · · 三一二
夏侯未央： 路漫漫兮夜未央	· · · 三一七
番外 极相思	· · · 三二〇



上卷·官苑深深风乍起

这个冬日雪下得极大，无端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，那时的我不过是端王府的一名丫鬟，尽心尽力服侍我的主子——端王府的大小姐。时间过得当真快，转眼十多年过去，如今的我，入主未央宫，居六宫之首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承受着世人的艳羡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。

第一章·新人笑

天允五年·冬

宫门口那几盏华灯，在黑夜中隐隐散发着暗淡的光晕，我斜靠着窗，望着外头那厚厚的积雪出了神。

这个冬日雪下得极大，无端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，那时的我不过是端王府的一名丫鬟，尽心尽力服侍我的主子——端王府的大小姐。

时间过得当真快，转眼十多年过去，如今的我，入主未央宫，居六宫之首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承受着世人的艳羡，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。

“娘娘，您该歇了！”

贴身宫女琳琅已经催促了许多次，我终究耐不过她，便点头允了。在宫女服侍下宽衣，欲去休息时，未央宫外却传来太监尖细的声音，那声音陡然划破了安静的夜空——

“皇上驾到。”

我微微蹙眉，终在琳琅的服侍下穿戴整齐，不急不缓，到宫门口去迎接这个大渝最为尊贵的男人。

这个时辰，他本不该到这儿来的……我上前见礼，低头敛眉，入眼的是他脚上精致的绸缎金线绣鞋。

“都起身吧！”

头顶响起低沉的声音，听了不下百次，入耳时却仍让人浑身冰冷。我从地上站起，微微一侧身，任由他走入室内。

允帝殷翟皓少年有为，是世上女子眼中最为完美的夫婿，我嫁与他多年，从旧邸到如今的皇城，一路看着他登上帝位。如今的他，龙袍加身，仍旧俊美如昔，却早已不复年少时的张狂。

步入我的寝宫，他的眼眸轻扫四周，最后落在我身后的女官琳琅与琉璃身上。她们二人在他的利眸淡扫下，赶忙跪安。

寝宫内因她们的离开越显空旷，寝宫那扇华丽的雕花门被关上时那道沉闷的声响犹在我的耳畔回响，我无意间迎上了他的眸子，他眸中的冷冽瞬间将我自飘忽的思绪中拉回。

我下意识地低下了头。

“皇后莫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这会儿才这般担惊受怕？”殷翟皓冷漠中带着嘲讽的声音自我身边响起，带着丝丝凉意，顺着冬夜的寒潮凉进心底。

我闻言抬起头，直视他那俊美却透着冷漠的脸，眼底却平静不起波澜，道：“皇上深夜至

此，只怕不是特意来说笑的。这个时辰还不服侍皇上歇着，想来是宫里头那些宫人冬日里犯懒了。”

“怎么，这未央宫朕还来不得？”他语带嘲讽，却笑睨着我，随即又想起了什么，蓦地凑向我，温热的气息在我的脸上萦绕，道，“放心，朕对你无任何兴趣。”

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未央宫自然也是皇上的。容臣妾斗胆问一句，您此行所为何事？”我虽是在问，但心下也隐约猜到他为何而来。

“皇后身为六宫之主，后宫之中大大小小的事难道不该处理得妥妥当当？朕此行却是想听听你的解释，苏妃那红肿的脸蛋儿是怎么回事？”殷翟皓走上前来，勾起我的下颚，逼着我直视她。

“皇上既将这后宫之事交由臣妾处理，那苏妃臣妾亦是管得的，难道不是吗？苏妃仗着皇上的宠爱，公然以言语欺辱公主，皇上可是觉得臣妾做错了？”我忍着疼，答得平缓。

“如此说来，朕应该好好感谢皇后如此维护朕的女儿。”殷翟皓眼中带着讽刺之意。

“这些不过是臣妾的份内之事。当初小姐将公主亲手托付给臣妾，是希望臣妾能好好保护她。”我处之泰然，丝毫不因他的怒火而胆怯。

殷翟皓听我提起小姐时，身子一颤，却又在瞬间恢复原先的淡漠与疏离。他静看了我一眼，道：“后宫之事，既然交由皇后处理，如何处置也便是皇后的事。且容朕提醒皇后一次，下回别动了她的脸蛋儿，毕竟……那是她唯一可取之处。”

“臣妾知错。”这回仍是和从前一样，我惩罚了他宠爱的妃子，他来问罪，最后总是不了了之。我再抬头时，发现他正准备离开，不自觉地开了口，问道：“皇上准备走了吗？”

“怎么？皇后想留朕？”他听到我的问话停下脚步回过身，“如果你开口，朕倒真可以留下。”

“今夜这场雪越下越大，皇上回去的路上小心些，别着凉了。”我微微一笑，扮演着众人眼中温婉的皇后，“臣妾恭送皇上。”

也许是我的不在乎，让他变得有些恼怒，那扇华丽的门被打开又被狠狠甩上，发出了一声闷响。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叹了一口气。

独自躺在床上，却恼怒地发现自己睡不着。一闭眼，脑海中尽是昔年旧事，我知道那些我曾经以为已经遗忘的过去，其实一直都刻在脑海，只是我一直都不愿面对。

原来，我并没有想象中的坚强。

忽然听到自己寝宫的门被轻轻推开，我在黑夜中开口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娘娘，是我。”黑暗中传来大公主安宁稚气的声音，娇软动听。她朝我靠近，然后爬上了床。

她冰凉的身子碰到我的身子，让我心疼不已。这么寒冷的夜里，她居然穿着单衣就从她的寝宫跑到我这儿来——那是一段很长的距离。

我将她小小的身子揽进怀里，用手抚摸着她柔软的发丝，轻声问道：“安宁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？”

“娘娘，我听说父皇晚上来找您了，可是因为今天的事？”安宁娇小的身子在我怀中蹭了蹭。

我的下巴微抵着她的头，床幔将床和寝宫隔成了两个不同的空间，鼻间充斥着安宁身上淡淡

的奶香，有一股温暖自心底深处开始蔓延开来，变成了一种满足。

“不是。他只是来看看我。”我笑道，“冬天到了，夜里很冷，下次来找我记得多穿件衣裳，别让自己着凉了。”

“嗯。”安宁在我的怀里乖巧地应声。

“睡吧！”我道。

片刻后，安宁终于睡着。四周又在刹那恢复了平静，连呼吸都变得那么地小心翼翼。我在黑暗中注视着安宁稚气的脸蛋儿，眼角有泪不自觉地滑落，没入丝绸床单上，在瞬间消失。

安宁七岁，从小姐亲手将安宁托付给我的那一刻到现在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整整七年。

七年，弹指瞬间。

小姐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，你的宝贝在我的手心里安顺地成长。

漫长的冬日终于淹没在新年的喜庆之中，与往日大为不同的是趾高气扬的苏妃渐渐失宠。

但凡殷翟皓宠爱的妃子，只消与我在台面上闹出不愉快，最后都会失宠。久了，就很少有后妃敢仗着自己受宠而不将我放在眼里，但偶尔也会有几个像苏妃这般将自己看得太重的人闹上一闹。

我其实是同情苏妃的。

她一直以为可以拥有那个高贵男人的爱，其实不然。他之所以宠她，只是因为她那张脸，还有那如花般灿烂的笑容——她笑时，和小姐有着七分相似。有时连我也会因为那笑而产生错觉，以为小姐仍在身边。

如果不是她动了安宁，我想我会放任她在这后宫中趾高气扬。

这六年来，殷翟皓身边的女子多如天上的繁星，每个受宠的女子都有和小姐相似的地方，或多或少。

陈妃的眉眼、玉妃的唇、柔妃的声音……再到如今苏妃的笑，我其实很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小姐。

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若当初，他能更爱护小姐，那么今日就不必在别人身上寻找小姐的影子了。

“娘娘，您走神了。是安宁弹得不好吗？”安宁认真地问我。

我回神，揉了揉安宁的头，“不，你弹得很好。今早许师傅不是已经赞过你了吗？”

许纤是教安宁琴艺的师傅，一个文弱的姣美女子，弹着一手好琴，就连殷翟皓也赞不绝口。她弹琴时，专心致志，低敛着眉，若从远处看，与小姐亦有几分相似。

殷翟皓原本欲纳许纤为妃，却被许纤拒绝了。我在他的盛怒之下救了许纤，之后许纤便留在宫里教安宁琴艺。我曾许诺她，若有朝一日她想走，我绝不阻拦。

我很喜欢许纤这样的女子，文弱淡漠，足够的自尊。对她而言，富贵权势如浮云。

许纤曾说，世上凡夫俗子千万，她只求一个一心一意白首不相离的良人。

“娘娘，”安宁低下了头，“许师傅说……”

“她说什么了？”我皱眉，安宁心里一不大高兴就会不自觉地低头，这不是一个好习惯。在这个地方，若太容易让别人看穿，便很难立足。我在时可以护着她，若有一天我不在了呢？

“许师傅说，她过几天就要出宫了。”安宁的声音带着哭意。

“安宁，”我的声音陡然严厉了起来，“你抬头。”

安宁听话地抬头，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带泪的小脸蛋儿，她在告诉我她舍不得许纤走。

许纤说她想走出这高高的宫墙去看看外面的天空，三日前已请示过我。这后宫是吃人的地方，如果可以，我也想……轻揉发疼的太阳穴，我这是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

“安宁，你要记住，许师傅早晚都会离开你，所以你不必伤心，只要祝福她便可。”我总归舍不得责备安宁。就算安宁再如何的安静，她还是一个孩子，不是吗？总会因为身边亲近的人离开而伤心。

安宁的眼泪止住，望着我，眸中带着期盼：“娘娘，您不会离开我的，对么？”

我微微愕然。当初我答应过小姐好好照顾安宁，将她当做自己的孩子，却从未想，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离开。

望着安宁细致的脸，我不知该如何开口。于我而言，诺言是不可轻许的东西，在这后宫，我又如何能保证，未来的哪一天，我不会突然就离开人世？

“您不会离开我的，对么？”安宁又问了一次，语气中略带些激动。

“安宁，我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。”我叹息，“人总有一死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离开人世，离开你。你要记住，我或许能陪伴你许多年，但未来的路却只有你自己才能走下去。不管身边的人最后是不是都离开了你，你都要活下去。你的命，是你的母妃用她的命换来的，知道吗？”

“娘娘，安宁知道了。”安宁平静了下来，“早上许师傅又教了我一首新曲子，我弹给娘娘听吧！”

“嗯，娘娘很喜欢安宁弹琴的样子，很美。以后咱们安宁定可以长成一个倾国倾城、足够出色的公主。”我摸了摸安宁的头，她又坐回原先的位置开始弹琴。

我看到安宁的眼神略带复杂，这个安静的孩子似乎很害怕分离。

不论安宁如何挽留，许纤的离开已成定局。

我和安宁去送她的时候，她笑道：“如果有一天，你也倦了，可以来找我。”

安宁牵着我的那只手蓦然多用了几分力，我笑睨了许纤一眼，道：“我没有倦的权利，不是吗？你趁早走吧，珍重。”

许纤点了点头，然后给了安宁一个拥抱，将她那张白玉琴送给了安宁，道：“大公主，这是奴婢的师傅传给奴婢的，而今，就传给你了。”

说罢她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
我和安宁站在原地看着她穿过那扇门，渐行渐远，直到消失在我们的眼前。

许纤之子我，是个说得上话的朋友，如果最初，我也能和她一样，如今的我不会在这深宫中沉浮。

许纤走之后，我亲自去找殷翟皓，他见到我时倒有几分惊讶。

他的身侧正坐着一个女子，秀丽的容颜，看起来很乖巧，那头乌黑的秀发一如当初小姐的，乌黑澄亮，平顺柔滑。

她给我请安时，我才想起来她是前些日子进宫的，叫宛玉，是苏妃的表妹，原本是进宫来探望苏妃的，却不想那头秀发让她蒙了圣宠。

虽然还未得正式册封，却也快了。

我笑着让她起身，望向殷翟皓，道：“皇上，平日里传授安宁琴艺的师傅得了恩准，昨日已

经离宫了，臣妾想再给她请个师傅。”

殷翟皓看了我一眼，道：“那就再找一个吧！”

我有些诧异，他对于许纤的离开居然这么无所谓，我原先还想，这次怕是要承受些怒气，却未想如此平静。转念一想，这皇宫中很少有什么事能逃过他的眼皮，想来许纤离开的事情他早已知道，只是等着我提起罢了。我含笑道：“谢皇上。不知皇上心中可有合意的人选？”

“既是安宁的老师，那让安宁挑便是了。”他不甚在意。

正如我所想，半个多月后宛玉被封为贵人，又过月余，竟传出怀了龙种的消息，整个皇宫在瞬间沸腾了起来。母凭子贵，加之宛玉正逢圣宠，不久便进了贵妃，成了宛贵妃。

我望着窗台上那盆开得极为灿烂的迎春花，像个没事人一般。

殷翟皓登基至今整整六年，后宫里头一次传出嫔妃有了身孕。宛玉腹中的这个孩子是继安宁之后，他的第二个子嗣，该高兴，不是吗？

我忽又想起当初小姐怀了安宁时的情景，而今的他怕也和那时一般的神采飞扬吧？

可是为什么，他要那样冷落安宁？

那是小姐唯一的孩子啊！

我放下手中的茶杯，细细打量起宛玉。杯子是官窑进贡的上品，杯底与杯托轻碰在一起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。宛玉看起来十分乖巧，平日里也素来安分，相较于其他得了宠便趾高气扬的妃子，我对她的印象甚佳。

“本官特地让人准备了些补品给你补补身子。那些东西都是平日里皇上赏的，放在本宫那儿也浪费了，不如送过来。”坐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先前让琳琅准备的那些东西，笑了笑，看向宛玉时，见她表情微僵，我不甚介意，道，“你且放心，来之前，那些东西都让太医们一一验过了。”

宛玉一惊，忙跪了下去，惶然道：“娘娘恕罪，嫔妾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“起来吧，本官并无怪你的意思。”我面上持着温婉的笑，却没有伸手去扶她。有的时候，自己站起来会比别人扶来得好。

“皇后今日怎么这么有空闲？”

门口传来殷翟皓的声音，我们顺着声音望向门口，见到他皱着眉头走了进来。宛玉见到他面露喜色，起身朝他走了过去。我同宛玉依礼请安，他点了点头，坐到了软榻上。他看向我，嘴角带笑，眼中却无一丝暖意。

我微微低头，轻声道：“宛贵妃怀了龙嗣，臣妾理应前来探探，若宫人有何不妥之处也能及时纠正。皇上放心，臣妾心头还知分寸，定不会扰了宛贵妃歇息。”

宛玉忙道：“皇上，娘娘只是来看看臣妾，还特地给臣妾送来了补品，并无他意。”

殷翟皓看了宛玉一眼，起身走至我的面前，伸手挑起我的下颚，眉眼尽带笑，“朕以为皇后不会关心此等小事。”

我望着他笑中带着冷漠的眉眼，心中一凛，看向宛玉，见她面色微微发白，不动声色道：“瞧皇上这话说得，臣妾身为六宫之主，此等大事怎能漠不关心？宛贵妃似是有些不适，依臣妾看，不如请太医先来瞧瞧，这种时候还是小心为上。”

殷翟皓放开手，冷笑一声，不再说些什么，举步走回软榻坐好。我正要嘱咐四周宫人去请太

医，却被他漫不经心地打断。他道：“宛玉这会儿需要歇息，皇后先回吧，以后若没朕的准许，就不必再上门了。”

他拥着宛玉，不再拿正眼看我。

我看了宛玉一眼，宛玉微微一瑟缩，周遭的宫人们也是一副受惊的模样，全都低着头。跪安后，一脚方踏出紫宸宫，又听到殷翟皓略带嘲讽的声音自身后传来，在夕阳的余晖中散发出阵阵冷意。

“有一事皇后怕是不知吧？轩梧已经从肃国回来了。”

他的话让我的身子陡然僵了一下，脚步踉跄，幸而紧跟在身后的琳琅伸手扶住了我。

我站稳了身子，挺直了背脊离开，背后一直有道视线紧紧地揪着我，好似要将我看穿那般。

第二章·故人归

未央宫偏僻的一角种着一些不珍贵的山茶，这花儿在这皇城里是上不了台面的，可在这个小角落，宫人却将它们照顾得很好。

淡白的花儿在夜风中清冷孤傲地摇曳着，我无端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，那时的我正年少。

“娘娘。”琳琅不知何时到来，手中拿着一件披风。

我朝她招手笑道：“你看，这花儿开得正美呢！”

琳琅上前两步，轻声道：“娘娘，夜深了，您还是回去歇息吧！着凉就不好了。”

我叹息一声，起身朝寝宫走去，走了几步，问道：“琳琅，你与琉璃，跟在我身边多久了？”

“娘娘忘记了吗？奴婢与琳琅在旧邸时起就跟在您身边了。这一算，也有八年了。”

八年。

原来，已经过了这么久了。

回到寝宫，安躺上床，我望着那雕着精致花纹的床顶，心竟越发地空洞，翻来覆去，一时间竟不成眠。

未央宫外忽传来太监尖细的声音，硬生生地划破了夜的宁静，对于这样的闹腾，我却是早已习惯，忙起身整装，迎到宫门口。

太监扶着殷翟皓走到我面前时，浓厚的酒气扑鼻而来，他也不知是喝了什么酒，酒气迷人，不多时四周便弥漫在一股酒香之中。

他那样子分明已经喝醉。

身边扶着他的内侍李德福小心翼翼地透着昏暗的宫灯看我的脸色，道：“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！皇上方才与宰相大人把酒畅饮时不小心喝多了。”

还不待我开口，李德福便将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。

我走上前去扶住殷翟皓，他整个人的重量都压了过来，让我扶得极为吃力。

德福忙道：“娘娘，还是奴才来吧！”

他有心帮忙，殷翟皓却不愿让他扶，无奈之下我只得吃力地将他扶进了寝宫，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让他躺好。

琳琅和琉璃一前一后地进了寝宫，端来了温水，我朝她们笑了笑，道：“你们两个先下去歇着吧！”

待宫人们一一退下，偌大的寝宫里只剩下我与殷翟皓，里头静得连他的呼吸声我都听得一清

二楚。

我拧好了毛巾，走至床边，看着床上的殷翟皓那张俊美不凡的脸，有一瞬间的恍惚。轻柔地为他拭完面，手中还抓着毛巾，看了他许久，手不自觉地爬上了他的面容，划过他的眉眼，正待移开，却被他一把抓住，惊了一下，发现他正睁眼看着自己，眸中神色复杂。

“皇上醒了？臣妾这就吩咐下去，为皇上准备一些醒酒茶。”我想挣开，试了几次后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，索性也就放弃了挣扎。

“不必了。”殷翟皓的声音有些喑哑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，抓着我的手不放，“朕还没醉到那程度。”

是吗？

我敛眉。

这是不是说，方才那醉态都只是做戏？

他忽然冷笑道：“朕今夜和轩梧喝得痛快。这一算，也有三个多月不曾见到他在这宫里走动了，是吧，皇后？”

“皇上该比我清楚不是？”我顺从地回答他的话。

他松开了我的手，我起身，将手中的毛巾重新丢回了脸盆中。

“这么久没见到他，皇后可曾想他？”殷翟皓的声音在这安静的寝宫里显得异常的冷漠，冻得我浑身冰冷。

“宰相一心为国事操劳，为皇上尽心，臣妾敢断言皇上更为想念宰相大人。”我努力地露出笑容。

殷翟皓忽然放声大笑，道：“好，好一个断言。朕还以为皇后心下念念不忘的都是轩梧，看来轩梧是要失望了。”

我敛了笑，温和地说道：“既然皇上已经无恙，今儿的去处便由翻牌决定吧！”

“朕今夜就歇这儿了。”殷翟皓动了动身子，似乎是不准备走了。

我淡淡地说道：“臣妾不在那些牌列。”

殷翟皓忽然伸手将我揽住，用力将我带向床，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整个人压在他身上，欲挣扎，却被他揽紧了几分。他紧紧抱着我，温热的胸膛让我一时间忘了挣扎。

淡淡的酒清香萦绕在四周，似能醉倒人。

他的气息渐渐平稳，我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静待片刻后，见他沉沉入睡，遂想拿开他紧环在我腰间的双臂，才碰到他的手，就听他的声音自耳边传来，低沉中带着一抹忧伤，我的心在瞬间跟着疼了起来。

“未央，我只想就这么抱着你。”

未央。

有多久不曾听他这么唤我了？

我鼻尖蓦地一酸，泪不自觉地滑落，冰冰凉凉的。

殷翟皓攥在我腰上的手忽然用了力，揽疼了我，我将思绪收回，对上了他清亮的眸子，许久之后，听他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夜深了，睡吧！”

自那夜殷翟皓夜宿未央宫后，我再未见过他。许是因为我刻意地避让，抑或是他亦不想见到我。

皇城虽大，若有心，他与我总会碰面。

一早，我方应付完那些来请安的妃嫔，就见宫人领着殷翟皓身边的小内侍安福走了进来。安福请安之后，道：“皇上请娘娘移驾御书房。”

我笑道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本官稍后就到。”

安福忙跪道：“奴才惶恐，皇上吩咐了，让娘娘即刻便去。”

“好了，你先回去复命，本官即刻便去。”我蹙眉，心下虽疑惑却也无意为难安福。

去御书房的路上，我不知为何有些心神不宁，随我同去的琳琅贴心道：“娘娘若是不舒服，遣人去告知皇上一声，先回未央宫休息吧？”

“无事。”我回头朝她笑了一笑，见她有些失神，便顺着她的视线望去。只见远远走来的一道人影，由远而近，待看清来人的面容后，我的脚步下意识停了下来。

“臣上官轩梧给皇后娘娘请安。”

“宰相大人免礼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与寻常无异。

金灿灿的阳光落在上官轩梧身上，迷离了旁人的双眼，一袭玄色长袍更是将他衬得温文尔雅好似九天仙人。

待我回过神时，琳琅已经将四周的宫人都遣退，只剩我与他。不知道僵持了多久，竟听他叹了口气，低低地叫了一声“未央”。

我蓦然捏紧手中的绣帕。深官的生活让我学会不外露自己的情绪，就连在他的面前，我也硬生生地忍住心中的想法。

这么些年下来，我始终没忘记自己身在何处，身在何位。

琳琅忽然上前了几步，低声道：“娘娘，皇上还在等着您呢！”

她话音方落，就见殷翟皓从不远处走来。他的到来让我不由得神色一正，相较于上官轩梧的处之泰然，我显得拘束了许多，却习惯性地请安。

“免礼！”殷翟皓眼神轻扫过我们，看向我，笑道：“朕见皇后久久未到，还怕这途中出什么差池，原来是在这儿碰着轩梧了。皇后近来可好？”

“多谢皇上关心，皇上好，臣妾自然也好。”我微笑，“臣妾方才……”

“皇后不必太过挂怀！”殷翟皓笑睨了我一眼，神色温和，似是怜宠，又与上官轩梧说道，“轩梧，可还记得朕交代的事？”

“臣当尽全力。”上官轩梧温和地回他的话，不着痕迹地望了我一眼后，道，“臣公务在身，望皇上和娘娘恩准臣先行告退。”

得了殷翟皓准许，上官轩梧便跪安了，走之时与我擦身而过，我没有看他，视线落在不知处的远方。

片刻后，忽又听殷翟皓似笑非笑地问道：“皇后，什么风景如此吸引你？”

我偏头，道：“这金灿灿的阳光可真美，皇上您觉得呢？”

“最美的莫过于初升的朝阳。”殷翟皓似笑非笑地睨了我一眼后别过头去，阳光散落在他的身上，眩晕刺目。他忽又回身走至我面前，手轻抚上我的发梢，笑容中带着些许的冷意：“皇后切莫忘了身份。”

“臣妾自知身份，劳皇上费心了。”我微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在回话之时低下了头。脸上露出了无人察觉的讽刺。

原来他今早找我的目的就在于此。

这日不欢而散后，我以身体不适为由免了妃嫔的请安。其间殷翟皓不曾派人前来问候，于此我并不放在心上，然而未央宫的宫人们言谈之间总带着不平，我每每听了都一笑带过。

花开花落半点不由人，未央宫的山茶花已经开始渐渐凋谢，我弯腰捡起地上那些凋零的花瓣，张开手，任由它们飘落在地。

安宁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，姣美的小脸上带着泪痕。我的心顿时揪成一团，忙不迭地伸手去抱她。

将她带回寝宫后，宫人端上了她最爱吃的点心，若是平时，她早已笑开，可今日她却一反常态，一声不吭。

她的手紧紧拽着绣帕，指尖苍白，坐在她对面喝茶的我心头极不是滋味，茶喝进口中满是苦涩，却不去哄她。生于这个地方，就必须学会自己保护自己，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得露出软弱。

“娘娘，他们说……”安宁终于抬头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怯意。

我摇头打断了她的话：“安宁，我记得我从小就教过你在这宫里头，别人说的话都不可信。”

“他们说娘娘就要被打入冷宫了，难道娘娘都不在乎吗？”安宁忽然将桌上的点心都扫落在地，满眼愤怒地站了起来。

我一言不发，她盯着我看了半晌，拔腿跑离未央宫。

我有些惊愕。

这些年来她第一次对我发怒。

琳琅进来时，见我正在收拾地上的碎片，忙蹲下身来帮我，道：“娘娘，这些事自然有奴婢们来做。”

我看了她一眼，问道：“琳琅，你觉得这个地方适合我吗？”

“娘娘贵为六宫之主，又何必来此言？”琳琅面色沉静。

“方才安宁生气了。也许，该找个机会和她好好谈谈心……”

我话音方落，便见琉璃咋呼着跑了进来，递与我一封信，淡黄色的信封上书写着飞龙凤舞的“未央亲启”四个字，熟悉的字迹让我在看到那信封时便知道它出自谁之手。接过信时，我捏紧了信封的边缘，转身避开了琉璃和琳琅的目光，泪滴落在信封上，化开了墨迹，那“未央”两字在瞬间变得模糊起来。

“琉璃，今日之事，没其他人知道吧？”我掩藏好自己的情绪，冷声问道。

“除了奴婢和琳琅姐姐，没有第四个人知道。”琉璃也敛了笑，严肃万分。

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琉璃和琳琅虽然性子不同，办事却都是比较妥当的。

后宫是个吃人的地方，要想在这几乎顺地活下去，就必须谨慎小心。越靠近寝宫，我心头越沉甸甸的，无奈感油然而生。

这儿毕竟是皇城，免不了钩心斗角，再累也要撑下去。

夜里安宁竟又来到我的寝宫，寝宫内的烛光忽明忽暗，我在她到来时便发现了她。她站在门口，宫灯映出她瘦弱的身形，煞是惹人心疼。她沉默地看了我一会儿，才缓缓迈步走向我。

风从未关上的窗户吹进寝宫里，手中的纸发出微弱的摩擦声，我猛然惊觉自己手中的信笺还

未收起，而安宁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。她似是没注意到我手中的信笺，我不慌不忙地将其收起放在了枕头下，伸手拍了拍柔软的床榻，朝安宁笑道：“上来吧！”

安宁脱去鞋袜爬了上来，安静乖巧地偎入我怀中。她奶香的身子很是柔软，我的手摸着她的长发没说话，过了好一阵子，一直很安静的安宁才开口，声音中有着隐忍的哭意：“安宁知道轩梧叔叔回来了，娘娘的心会偏向他。可是，轩梧叔叔不能和安宁抢娘娘，娘娘是安宁的。”

“安宁，谁对你说娘娘的心会偏向宰相大人？”我脸色一沉。

寝宫内一片沉默，安宁窝在我怀中闭着双眼，气息平稳，一副睡熟的模样。就在我以为她真的睡了，将她放到床上，为她盖上被子时，忽然听她不情不愿地开了口，道：“是父皇。”

我愣住，沉默良久后，才道：“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再过些天就是你的诞辰，你想要什么礼物？”

安宁在我怀中闷声道：“我只要娘娘永远陪在我身边。”